

金色島嶼之歌

胡長松

我是Lamey¹

我是Lamey，金色島嶼之子，我的名叫做大斑鴿，Lamey的話唸做Tapanga，本底的意思是「海湧裡的勇者」。我是Lamey，我的爸爸講，較早佇一个tân雷落雨的時天，阮的祖先仔您坐竹排仔位海的南片來。阮愛唱歌，阮愛跳舞，阮愛講古；阮的歌聲、舞步恰阮的古，攏記佇金色椰子樹的長長的樹葉仔裡，海風吹過的時，您會si-suah-si-suah 那唱那講。阮的祖先講，留佇金色rudo椰子樹的一切攏袂消失去，至少，佇老尪姨Vare予您掠去晉前，伊嘛是按呢共我講的。He是佇您紅毛第一擺來攻打阮的前一暝，南風吹過珊瑚礁頂厚厚的樹藤，我經過老尪姨Vare的厝，伊特別用伊皺痕的手婆共我的手握牢牢，閣用干那底交代啥物的口氣共我講的。伊親像早tō知影啥物——成實的，隔日您紅毛tō來啊。Lamey的人予您剝死一半，有一寡人匿起來，閣有一寡人親像Vare全款拿掠去。我是Lamey，我知影，老尪姨Vare講的無毋著，這是祖先留落來的傳說：有紅毛會消滅Lamey，乾焦留佇金色椰子樹的一切袂消失去。所致即馬，我欲共這一切交代予山坑的椰子樹，我相信，總是有一日，有人會使聽著我的古，tō算是足久足久的以後嘛無要緊。

「佇我的目矚內，無人比大頭目Tu-koo-lu²的查某囝Salom³閣較嬌。」拍

1 Lamey，荷蘭文獻所記，十七世紀初小琉球嶼人之自稱，推測是Siraya之一支。

2 Tu-koo-lu，Siraya語之蒼鷹。

3 Salom，Siraya語之水。

穩仔光的透早，我佷我的兄哥Rutok⁴二个人划⁵竹排仔出海，我的心肝頭全是Salom的形影。我划位日出的方向，看海對面的Kale山⁶浮佇地平線，雲影光線底變步。Kale山本底是恬靜的查甫罔，毋過當日光位伊身邊的金色雲裡tshioh落來插入海面，成做伊位尻脊駢抽出來的刀的時，按呢，伊tō成做佷阮Lamey全款的威嚴的戰士啊。我底想，只要划去到海的對面，我會揣著予您掠去的我心愛的姑娘Salom，我會使共伊tshūa轉來。

Tshioh佇海面的日光直直底轉盪，有時tshî⁷目⁷有時暗，這是這面大海上嬉的時陣。毋知是按怎，我雄雄想起細漢的時阮兄弟仔綴阮爸爸佇這片大海掠魚的代誌：透早的日頭下，海湧拍佇竹排仔，伊夯一枝竹仔削的魚tshak仔跳落海，泅位水底真深的礁石縫去；阮爸爸藏水bī藏真久，一直夠阮兄弟仔為伊煩惱起來，倚佇船頂大聲喝伊。過一下手，伊才位水底tshak一隻佷伊手骨平長的大蝦起來，彼隻大蝦直直底滾絞，按呢，我佷我的兄弟Rutok嘛跳落海去……阮是Lamey，阮gâu泅泳，阮gâu掠魚，阮有時會共阮掠的魚仔載去大員參選的人交換物件；阮是Lamey，阮嘛gâu走gâu拍獵，阮共阮拍著的鹿仔肉曝做肉乾食，提鹿仔皮做衫，嘛共tshun的鹿仔肉、鹿仔皮佷椰子，提去換粟仔、鹽佷別項物。有時，是您坐船來遮佷阮交換的……本底，阮毋是對您遐爾嫌siān的，只是前一暫您真過份，划足濟船仔來阮Lamey的海掠魚，遐佷紅毛做伙的漢人攏是大蜘蛛láu仔，冬天您提大網仔來，欲共Lamey上寶貴的烏魚掠了了一——確實愛共您教示——阮的大頭目Tu-koo-lu講的無毋著，乾焦勇敢的人才袂笨

4 Rutok，Siraya語之野兔。

5 划，ko3。

6 Kale山，大武山也。

7 tshîⁿ目，刺目。

欺負。伊是Lamey通人尊敬的老戰士。

毋過我的兄哥Rutok講：「位春天到冬天，你tō是一向遐呢衝磅。漢人佢你啥致代，海裡的魚濟甲親像海沙，你何必直直佢冤家？」

阮順風勢划位北面，對面的猴山親像一粒小島，出現佇海平線。佇金色的光線下，海湧的聲干那底受氣。我講：「敢講你毋bat聽Vare講過，Lamey的海是祖先的海，無任何人會使清彩倚近掠魚，若無，咱的祖先仔您是會受氣的。閣再講，烏魚是咱祖先的魚，哪會使烏白來掠？」有一群魚仔佇船邊底洄，若是較早，阮tō會提魚tshak仔來tshak魚，毋過今仔日阮無心情。閣較遠的海面，不時有一二隻有翅仔的飛魚佇水面跳，天頂嘛有幾隻白色海鳥底飛蜇，您雄雄tshih低飛落來，頭鑽入海面，閣飛懸，逐隻的喙裡攏咬一隻魚仔。

Rutok講：「唉……你講著Vare，阿若是您紅毛呢，咱的Vare到底是按呢講的？」我的兄弟Rutok的額頸仔掛一條粗粗的金鍊仔，我知影，he是伊佇大員用烏魚乾佢漢人換來的。海湧反tshioh日光，閣反tshioh佇彼條鍊仔頂懸，阮Lamey的姑娘攏講he是規个Lamey上婿的一條鍊仔。

Vare的話我記甲真清楚。「Vare講，紅毛會坐大船來，您的手裡提火做的箭，飛比大風較緊，您的頭毛是紅色的干那鬼仔火，無人會使拍贏您。」我會記廷姨Vare講話的時目睇放瞞瞞，聲音phih-phih剝。我想，伊老啊，伊老甲目睇皮tiap做一球，連話都講袂清。我感覺無人會相信伊的話，因為紅毛的船幾年前確實bat來過，其中有二個人上島想欲偷阮的椰子，結果予阮剝死，而且，您欲死晉前閣剝屎尿，遐爾無膽看袂出來是啥物有威脅的人——按怎嘛想袂到，Vare的話講了的隔日，紅毛的船遂tō成實閣來啊，遐濟隻懸懸的大船，閣有，您的船頂有遐濟人，兼有大員、新港佢放索的人參您鬥陣。阮按怎嘛想

袂到，阮Lamey的人會予您剷遐濟，連阮的爸爸嘛死佇hin。

彼日拄好是阮Lamey佇南片海埔底舉辦Toepaupoe Lakkang的過節的日子。一透早規村的人攏佇海墘仔跳舞飲酒，Vare獻上檳榔、椰子、米、酒、烏魚乾恰鹿仔肉，伊夯頭共天地的神靈Alid⁸ 閣有阮Lamey的祖先仔講話祈求，向您求雨水通賜逐項物生長，嘛求果子恰稻米發芽袂遇著大風。He嘛是Lamey歡喜少年家轉大人的日子，阮少年家仔佇海墘仔走沙埔比賽，走上緊的彼个，會使頭一个共Seiluf百合花送予伊心愛的姑娘。佇我的目矙內，無人比大頭目Tu-koo-lu的查某囝Salom閣較嬌。這段日子位伊的奶仔漲大了後，我綿精⁹ 佇伊的一切，我恰意伊：伊的身軀、伊的笑容、閣有伊予風吹甲飄散的幼幼的長頭毛。有時伊會遠遠看我，毋過，阮互相真少講話，我直直歹勢向伊表達——伊看我的時，目矙親像天星明閣清，伊的喙唇干那樹根的雀鳥仔遐爾古椎，阿伊漲大的胸仔，tō親像一蕾白雲所罩咧的山崙遐爾溫純——所致我已經決心，彼日，我欲當眾人的面，給一蕾上婿的百合花送予伊。彼日日頭tshioh佇珊瑚礁石恰小山崙，我佇海墘仔直直走，直直走，規个心肝攏是Salom。最後，我贏啊，我是Lamey走上緊的少年家，我共一蕾上婿的Seiluf花送予伊。

伊接著Seiluf花的時微微仔笑，回送我一棍您兜門口的檳榔，閣牽我的手行過山坑的椰子樹林。佇一抱有蔭的草花叢裡，伊共我攬咧……伊的喙有蜂蜜的甜，阿伊的胸仔有規山崙百合花的芳味。我共講：妳Salom永遠是我大斑鶻的牽手。按呢，我tō聽見伊唱歌，親像風吹過椰子樹的樹葉仔，了後我閣一遍鼻著伊的胸仔的Seiluf花芳……

8 Alid，阿立祖。

9 綿精，mī-tsinn，入迷也。

Rutok愛我佢伊做伙出力划，因為日頭已經peh足懸，若無較出力咧，阮tō無法度佇日頭peh上天中央晉前，划到Takau的猴山跤，按呢，海流tō會共阮流遠去。Rutok講，大員攏是紅毛，阿閣較近的塔加里揚捷捷佢Lamey相拍，乾焦Takau的猴山跤合阮的船倚靠。

我問Rutok：「去Takau？敢會危險？」

Rutok講：「袂啦！遐有我的漢人朋友。」

「漢人？朋友？」我看伊，箍佇伊領仔頸粗粗的金色phuah鍊真tshìⁿ目。

Rutok無看我，乾焦夯頭看海彼面的山。伊講：「我知影你底想啥，位春天到冬天，你想的物件攏全款。你佢大頭目Tu-koo-lu全款頭殼親像椰子殼碇khok-khok袂曉變通。漢人毋是逐个攏是歹人！」

我真受氣。敢講伊袂記伊的牽手嘛是予您彼陣人掠去的？我大聲講：「Rutok，咱Lamey無應當是按呢的！敢講你袂記啊，您漢人是佢紅毛鬥陣的，您是做伙來創死咱Lamey的？」假使伊毋是我的兄弟，我定著會共伊sak落海去。

「大斑鴿！敢講你聽無？毋是逐个人攏一个款！你大漢矣，愛學會曉想代誌。我的朋友是好人。」

大頭目Tu-koo-lu無佢意我的兄弟Rutok，因為有一日Rutok提漢人做的刻花銅鏡轉來。阮Lamey的查某囡仔逐个攏講he是一面真嬌的銅鏡，相爭欲看，Rutok tō閣共一寡抹喙唇的胭脂提出來送您，您遐查某囡仔tō歡喜甲笑hai-hai，共喙唇抹甲紅貢貢。了後，伊共一粒圓圓的紅毛的銀圓提出來予逐家看，講he是伊用鹿仔皮佢紅毛換來的，足價值咧，會使佇大員換任何物件，包括足幼足軟的絲仔布佢大大袋的米佢鹽。銀圓金光sih-sih，逐个Lamey攏看甲喙哈哈，

毋過，Tu-koo-lu看著tō真受氣，伊透過阮爸爸，共Rutok叫去伊大頭目的厝裡罵。He是阮Lamey上見笑的代誌。Tu-koo-lu講，彼款物會予Lamey敗害。Rutok應講：「有啥物敗害？我聽無！」伊嚷甲遐爾仔大聲，嚷甲阮規个Lamey的人攏聽會著。毋過到路尾，阮Lamey的查某人猶是共胭脂抹上恁的喙唇，包括Tu-koo-lu的牽手。Tu-koo-lu對這件代誌一直真無諒解。有一段時間，Rutok因為Tu-koo-lu無恰意伊，一个人恬恬划竹排仔離開Lamey，經過幾若个春天才閣倒轉來。我問伊彼段時間伊去佗位，伊攏毋講。

倚近猴山的海流較亂，阮划过一个生滿nayan竹仔的沙洲，了後tō查查仔¹⁰位二片山壁之間，划入猴山下的港灣Takau。日頭當大，燄甲親像大火，猴山頂攏是竹仔恰榕仔樹，佇日光下通光青翠，阿山頂的蟲叫甲干那欲共天hiau起來，鳥仔嘛綴咧叫袂煞。較早我bat佇這箍圍的海掠魚，毋過我毋bat駛入來這個灣，這是頭一擺。因為Tu-koo-lu bat講過，Takau漢人濟，而且閣有海賊時常佇遮出入，Lamey人無應當倚近。我毋知影原來這是一個遮爾婿的灣。阮划到岸邊的時，已經有幾若个人倚佇遐底等阮，恁對阮iat手，表示歡迎阮到到。我想，好定恁遠遠tō看著阮來矣。

李發會曉講阮的話，這予我感覺真驚奇。伊的厝佇Takau港邊猴山山坪的一个竹林內，厝起佇竹抱跔，是用竹仔起的。倚佇恁厝門跔口的一塊大石頂頭，會使看著海港的船出入，閣較遠的所在，Lamey島嶼浮佇西南片的海平線。伊講，伊確實遠遠tō看著阮的竹排仔划過來矣。伊招待阮的笑容真溫暖，伊煮物件予阮食，閣hiàⁿ一款特別的物件予阮食，聽伊講，he是茶。假使伊是Tu-koo-lu講的彼款歹人，按呢，我tō毋知影好人應當生做啥款。我想Rutok講的

10 查查仔，tauh-tauh-á。漸漸。

無毋著，tō算漢人，嘛有阮Lamey的朋友。

「彼日，紅毛來矣，坐五隻大帆船來，閣有五隻舢舨仔船。紅毛、大員、新港閣有放索的人攏來啊。船一倚近海岸，tō開始彈火槍。」Rutok共李發講。紅毛的火槍tō是尪姨Vare喙裡講的火做的箭，我是彼日才親目睇看著的。即馬，嘛有幾若枝彼咯物件掛佇壁頂懸。

「火槍？Rutok，我毋知影你閣會驚彼款物件呢！敢講你袂記矣，較早，咱做伙仔¹¹一官的商船頂的時，火槍袂輸是tshit迵物件呢！」李發講。

「我哪會袂記？咱較早佇海裡走闖。佇澎湖，您日本人的商船khò礁反去，咱共船頂的白銀載去廈門買絲仔佻茶葉，閣共絲仔佻茶葉載去Patavia賣予紅毛，哈哈！」Rutok的目神sih過一道光，佻我佇Lamey看著的Rutok無仝，伊成做一个我無熟似的彼款人。伊繼續講：「毋過您紅毛來傷濟矣，您是存心欲消滅阮Lamey的，閣有漢人、放索人佻新港人，我有看著新港社的頭人Lika，我看著伊，我懷疑是伊tshūa路頭來的。我真後悔彼時陣無佇日本共伊刳死較規去。阿你敢有聽著講您是按怎欲刳阮Lamey？」

「嗯…這…」李發吐一个大喙。「我前一陣去大員買賣，你敢有聽講您麻豆的頭人Takaran的代誌？」

「無啊！按怎？」

「頂個月，Takaran佻麻豆社人二、三十个予紅毛刳死佇路裡，過無外久，麻豆人tō提椰子樹佻檳榔樹的樹栽去見紅毛官，講欲共麻豆的全部土地獻予您，只要您莫閣刳您麻豆人。這是大員的漢人共我講的，因為紅毛招足濟泉州廈門的漢人來種田，遂佔著麻豆人的地。Takaran共一二个搶您土地的漢人

11 一官，鄭芝龍也。

刳死，所致紅毛無歡喜，tō共Takaran刳死報仇。Rutok你愛注意，莫佻紅毛硬拚，規去投降。紅毛歹起來袂輸一官，尤其您攏是酷刑的人。」

「這…我嘛知影，毋過，您已經共我的牽手Uma掠去矣，我臆，若毋是掠去佇大員tō是佇新港，另外，閣有阮牽手的爸爸，伊行出來投降，嘛是予您掠去。Tō是按呢，我想欲去揣您。」

我坐佇邊仔恬恬聽，想起彼工的情景，心內tō感覺悲傷。您講著Takaran的代誌，我驚一tiō，我bat伊，因為頂一个冬天，阮Lamey bat為著掠烏魚的代誌佻伊佇麻豆外的海上相爭。Takaran體格懸闊勇，無一个Lamey有把握拍贏伊，伊手握大刀佻魚tshàk仔，倚佇一隻竹排仔頂懸，後面閣綴幾隻若隻，攏是您麻豆人，看著真威風。伊講，若無伊的允准，阮Lamey袂當偷偷仔佇遐掠魚，所致阮只好閣划轉來Lamey——想袂到，伊嘛已經死佇紅毛的手裡。我感覺紅毛真恐怖，干那鬼仔。我想著Salom予您掠咧，欲上船晉前手閣予您用麻索箍幾若liàn綁起來，我的心肝tō滾絞干那針底ui。

「新港的Lika才是著的！」李發按呢講。

「毋管怎樣，李發，拜託你，幫助阮去大員佻新港，阮會使粧做漢人了。了後，我今年冬天tō會予你十擔烏魚。」Rutok講。

風位海的方向、位Lamey的方向吹來，我倚佇竹抱下的彼粒大石頭頂懸，遠遠看故鄉Lamey浮佇透中晝日光下的海平線。佇海霧中，伊干那褪色去，tshun一个薄薄青色的影爾爾。Rutok共我講，彼遍伊離開Lamey了後的某一日，伊的竹排仔佇透大風雨的海裡予湧擯反去，佳哉，有一隻帆船經過共救起來。李發tō佇彼隻大帆船頂懸——您是按呢熟似的。路尾，您的船去過真濟所在。「Rutok，你共我講，彼个Lika到底是誰，怎樣伊會tshūa紅毛來拍阮？」Rutok

擔一个肩無應我，伊額仔頸的金鍊仔，佇透中晝的日頭下金sih-sih。

我是Salom

我是Salom，是Lamey大頭目Tu-koo-lu的查某囝。紅毛共我佻我的媽媽掠來遮，阮一大群規十个囝佇一間柴間仔，聽講準備欲分配予新港人管。我的媽媽講，遮tō叫做新港，是阮敵人的名。阮來到遮已經一段時間，彼日遮的牧師欲共我sak予彼个紅毛兵做牽手，我無愛；閣再講，我的腹肚內，已經有我的麻達¹²大斑鴿的囝仔——毋過媽媽愛我答應，伊講，按呢對我的囝仔是好的。我真躊躇。自我細漢的時，尪姨Vare tō講，祖靈Alid因為我的美麗警告我，袂使予外族的人看見我的面，若無，毋是我會拿掠去，tō是Lamey愛為著我消失佇大火裡。乾焦我的爸爸Tu-koo-lu講無要緊，逐个Lamey攏知影，伊是Lamey的第一勇士，伊佇地上走甲親像鹿仔遐緊，佇水裡泅甲親像魚仔遐 mé，毋管啥物時陣，伊攏會保護我佻逐个族人。伊上疼我，自細漢鬥陣食飯，伊攏共頭一塊肉挾予我食，講我是伊心肝頭的I-sip¹³花。爸爸佻我的哥哥悠出門拍獵掠魚的時，我的媽媽tō佇厝裡織布、做衫佻編魚láng仔。伊用竹仔共魚láng仔編甲閣大閣ân閣嬭，是阮Lamey上好的魚láng仔。伊嘛教我做遮的代誌，伊講，有一日，定著會有親像我的爸爸Tu-koo-lu全款勇敢閣緣投的麻達娶我做牽手，按呢，我tō愛佻伊全款做遮的代誌。我聽著遮的話，感覺歹勢，規个面tō燒loh起來。

12 麻達，男子。

13 I-sip，Siraya語的「花」。

我直直想，敢成實是因為我的原因才造成Lamey的災劫的？閣再講，我並毋是挑工的——佇某一个下晡，我的阿母愛我搵láng仔去山崙仔跤的樹林khioh焦柴轉來hiáⁿ火，tō是按呢毋才會予彼二个紅毛看著的。我路尾才知影，紅毛的船落碇歇佇附近，您是專工來佇阮的島揣水欸的。您的跤手白蒼蒼，頭毛是紅色的。其中一個sán的規面是鬍鬚，peh上樹仔欲挽椰子，另外一个大籬的倚佇樹跤接；我一看著您，驚甲喝一聲足大聲，結果您tō提大刀出來，闖過來欲掠我。我感覺真驚嚇，只好直直走。您的跛步聲綴真án，我感覺我會死佇您手裡。我走出樹林，來到海墘仔的沙埔的時，已經走袂去。您共我規個人攬牢咧，我直直喝直直phún，您攏毋放，繼落您閣共彼領披佇我身軀的鹿仔皮揪落來，共您鬍鬚的面貼佇我的胸坎。我直直喝直直滾絞。Tō佇彼個時陣，我聽著尻脊駢咻一聲，我越頭，位樹林飛一枝竹矛出來，正正tshák佇彼個sán的的大腿，伊叫一聲un落來，跋倒佇土跤直直哼。我看著大斑鴿位一塊珊瑚礁後壁跳出來。另外彼個大籬的，驚一tiô，手tō挾佇我的額頸仔，閣共伊的刀夯懸，喝聲愛伊倚較遠咧。想袂到這時陣，另外一枝竹矛隨位珊瑚礁後壁飛過來，擦過我的頭毛，直直插入彼個大籬的的嚨喉。血噴出來。我phún一下跳開，彼個大籬的tō跋倒佇土跤。我走位珊瑚礁去，看著我的爸爸倚佇大斑鴿後面。日頭的光線罩佇珊瑚礁，予伊成做金色的石頭，閣過，沙埔頂khùe一隻小舢舨仔，阿無外遠的海面有一隻三帆的大帆船落碇，我想，he tō是您紅毛的船無毋著……

毋知是按怎，自從彼日了後，我見若看著大斑鴿，心肝穎仔tō癢癢想欲笑，總講一句，見若看伊位遠遠的所在行來，我tō笑甲無法度tsún節，只好共我長長的頭毛揪來掩我的喙，而且，我全款忍袂牢想欲看伊。伊的體格懸閣勇，目矙大閣深，佇Lamey的查甫因仔當中，伊是上好看的一个。我的媽媽知

影這一切，伊tō講，我的心已經予大斑鴿掠著啊，tō親像兔子予lā-hiòh掠著。我的媽媽講，當愛情到位，查某因仔攏會想欲笑，恁會笑甲a^h腰，干那欲共頭磕佇土跤。所致，當佇彼工Toepaupoe Lakkang的節日，我看著大斑鴿走佇第一個，我tō知影，伊會共上大蕾的Seiluf送予我，而且，我嘛欲送伊上青的檳榔，閣為伊做一領上好的鹿皮衫。按呢想的時，我tō閣想欲笑出聲，而且，我嘛感覺著我的奶仔漲漲，阿我的面燒滾滾。我的媽媽知影這一切，伊講，我的心已經予大斑鴿箍甲ân-ân-ân矣，伊微微仔笑，輕輕仔共一蕾火紅的I-sip插佇我的長頭髮。

喔！彼工過節，伊成實提一蕾Seiluf倚佇我的面前。我大大笑出聲。

「大斑鴿，是按怎，你佢遠遠看著的你無仝？」風吹過阮的身軀，Toepaupoe Lakkang的歌舞聲猶底繼續。阮一路手牽手向北走，走過山崙的椰子林，走過一片林投樹林，閣鑽過一个过一个的礁石縫，來到北月無人攪吵的海墘。阮liâu過海水，鑽入海墘仔的一个礁石壁空，藍色的海恬靜舖平佇阮的面前，細聲的湧鬚有時拍起來，浸過阮的跤目。雖罔遠遠看著的大斑鴿是一个勇壯的獵人，毋過彼時陣佇我的身軀邊，伊的表情溫柔，tō親像是一隻趴佇溪邊淋水的細隻鹿仔。伊細聲喘喘，a^h頭tsim我的身軀，恬恬袂愛講話，阿我講話的時，伊tō微微仔笑。

「Salom，妳手頂頭的金色的鍊仔足嬌的。」

「躉柴頭，這叫做金手環。敢講你無看過？這是阮媽媽共恁兄哥Rutok用鹿仔皮換來的。」

「哦？」伊的表情干那啥物攏毋知，足驚奇的款。

「大斑鴿，是按怎，我的心肝干那已經等候你足久？」我感覺大斑鴿的

身軀干那日頭曝過的海水，燒lòh燒lòh，閣柔軟干那一塊長長的布巾，共我纏咧，沓沓仔摧ân，阿我tō一下手予燒燒的海湧幔崁落，干那欲無喟去，一下手，閣予伊sak懸。「大斑鴿，以後你若出門拍獵掠魚的時，我tō佇厝織布做衫恰種田。按呢好否？」

「嗯！」伊tàm頭，目神因佇遠遠的海面。

我嘛綴伊看。

阮雄雄注意著，位遠遠的東北月的海面出現一排烏點，閣斟酌看，是大隻細隻的船仔規十隻，直直駛對Lamey來。其中有幾隻插紅毛的旗仔，甲板真懸，大斑鴿講，he tō是有裝火砲的紅毛大帆船。

「代誌毋好啊！紅毛的船來啊！」大斑鴿喝一聲，伊講：「緊！咱緊來去通知逐家！」

伊共我的手牽甲ân-ân，我想著頂擺二个紅毛佇遮予阮劊死的代誌，那走那問伊：「是毋是為著彼擺的代誌，恁轉來報仇啊？」

「好定是啊……只是講，唉呀，今仔日拄好是Toepaupoe Lakkang的日子，逐家攏淋酒醉矣！真害！」伊按呢喝。

阮走轉去南月海墘仔的時，果然看著逐家咻甲足歡喜，已經醉茫茫矣，閣有一寡人已經倒佇樹跤暈去矣。「紅毛來矣！紅毛！紅毛來矣啦！」阮大聲喝。才拄喝出聲，紅毛船頂的火砲tō開始拍啊。砲彈tiáp入樹林，一大群鳥仔嘎嘎飛懸，樹林嘛著火燒起來。

「走啊！逐家緊走！查甫人應戰，查某人恰因仔先匿起來！」我的爸爸Tu-koo-lu大聲喝：「去，恁緊去匿入夜婆洞！」

海上，懸甲板船的火砲直直拍，四界轟轟叫，阿細隻舢舨仔想欲先駛靠

岸，舢舨仔船頂有紅毛的兵仔，嘛有大員的人。您位船頂tō開始彈槍彈砲，頂頂下下攏是喝喊的聲。我嘛驚甲哮起來。

大班鴿講：「免驚！共我的手牽予ân。」

阮走入樹林，peh上山坪，走來夠夜婆洞口。

「緊匿入去，緊！」我的爸爸倚佇磅空口摧人入去。

Lamey的人一个一个鑽入洞裡，這是一個足大足深的山洞，雖罔晉前阮嘛bat入去匿過，毋過，一倚佇磅空口，我猶是驚嚇躊躇。平常時阮袂來遮行踏，因為遮是廷姨Vare佾祖靈Alid講話的禁忌的所在。我越頭，看大班鴿嘛是一個躊躇款。

「緊匿入去，緊！」我的爸爸摧我入去。大班鴿雄雄對伊講：「Tu-koolu，我認為無應當匿佇遮！」

「按怎講？」

「因為即个洞匿入去歹出來，閣乾焦有前後二个出口，若攏傘封牢咧，按呢tō害啊！大頭目，請相信我，共Salom留佇我的身邊，我會保護伊。」

「袂使！查某囡仔留佇外口傷危險，閣再講，無人知影這個洞，tō算頭前的出口予您揣著，後壁的出口遐細，紅毛哪會知？您才毋敢入來咧！」

我無法度違背爸爸的意思。爸爸猶是共我sak入去洞裡。假使會使選擇，洞內的情形我毋願閣去想，因為，一切乾焦是烏暗倍死亡的火hu。悲哀的是，我無法度共我的記智提走。您搬一粒大石頭共磅空口that咧，所致位洞內看出去，乾焦tshun一个會使喘喟的幼縫。廷姨Vare共火柴點著，紅色的火鬚tshioh佇逐个驚嚇的面，足濟查某人佾囡仔驚甲相攬底哭。Vare擔頭，雙手夯懸，喙裡細聲底祈禱啥物，閣干那佾祖靈Alid底講話。因為伊的面變甲ná來ná恐怖，

我查查仔已經毋敢看伊。伊的聲調ná peh ná懸，tō親像是領頸仔予誰tē咧，ná摧ná ân，上尾後，伊tō用一個足幼足尖的聲音哀叫起來。洞外有時會有火槍底彈，閣小可聽會著人佻人相拍的時的喝聲，雖罔匿佇山洞內，彼款滾絞的喝聲猶是會予人的心肝liah做幾若塊，一直tiuh，直到Vare的哭聲sau聲去。

您共我講，大斑鴿已經死矣，您講紅毛一踏上阮Lamey的地，大斑鴿tō死佇您的火槍下面，這是路尾匿入來山洞的一個麻達共我講的，伊講he是伊親日矚看著的。我一聽著這個消息tō隨崩倒，直直哭袂煞。您講Lamey的查甫人佇山洞外予紅毛劊死傷濟，我的爸爸Tu-koo-lu tō叫您撤退匿起來，所致您一個接一個，嘛走入來洞裡匿。「阿我的爸爸咧？」我大聲喝，毋過無人應我。規個山洞一下手塞甲滿滿攏是人，喘無喟，阿我的頭愈來愈hîn。過一下仔，阮tō鼻著臭火薰位雙月磅空口的方向滾來。「He是紅毛放的火，您欲共咱薰死佇內面啦！」毋知是誰講出這句話，一講煞，這個烏暗的山洞tō成做充滿死亡喝聲的墓墳矣，四界是哀爸叫母的聲，阿我的領頸仔干那予索仔摧ân，ná來ná艱苦，尾後tō佇我欲斷喟晉前，有一個逃命的力量共我佻一群人sak出去洞外……

我是Salom，是Lamey大頭目Tu-koo-lu的查某罔。雖罔我猶是毋願相信大斑鴿死啊，毋過我已經毋敢抱啥物向望。您共阮Lamey的查某人佻一寡罔仔掠來遮，另外，遂用一隻大帆船共無予您劊死的tshun的查甫人送去別位。聽講he是足遠足遠的所在。逐個攏講，無向望矣，阮佻阮的查甫人已經一世無人無可能閣再見面矣。所致，阮Lamey的查某人tō按呢逐盈暗坐門陣悽慘仔哭。彼日，您派我去tshiu"水，我行到溪邊，感覺家已無法度閣活落去，tō跳落溪。想袂到拄好彼個紅毛兵經過，共我救起來，伊共我tshūa去牧師遐。牧師看起來毋是大歹人，而且，伊閣小可會曉講阮的話。伊講：「上帝疼妳，定著會共恁的目屎擦

焦。」我問伊彼个上帝是啥。伊回答我，講：「上帝tō是恁較早講的Alid。祂造萬物。祂疼妳，毋管妳去佗位，祂攏佻妳纏綴。」若這我毋相信，祂若疼我，祂怎樣會叫紅毛共我佻大斑鴿拆分開？牧師繼續講，恁紅毛對牽手真體貼，彼个紅毛兵對我真有意思，伊問我敢欲嫁予伊做牽手。我直直搖頭。Vare講，紅毛的牧師是夭壽人，是鬼仔頭。

暝是按怎遐爾長？倒佇柴間仔，我恬恬看月光位壁邊的縫洩入來，tsiû-tsiû-tsiû的夜蟲叫聲內面，Lamey查某人猶閣大細聲底哭。我想起大斑鴿有力閣溫柔的身軀，感覺我的胸仔無張持閣漲起來，一下仔，我tō隨閣予愛永遠佻伊分開的悲傷損倒去。我一哭，遂聽著媽媽嘛哭愈大聲，伊上尾手共我攬咧，講伊拄才目矙矙，看著海的彼片，我的爸爸予紅毛佻新港人剖死佇椰子樹林內。

「Salom，妳聽話，為著後代，妳愛嫁予彼个紅毛！」

我是李發

我是李發。恁講阮是生理人，閣有一个講法叫做海賊。我猶會記頭一擺經過彼个小島的時，日頭tshioh佇島上的山崙仔，金siak-siak，袂輸tō是傳說內面的黃金之島。彼个傳說是我佇巴達維亞的時位英國船員的喙裡聽來的。當然，黃金之島乾焦是傳說爾，毋過，我記智內面的Lamey，確實是一个足嶺的小島。我原籍佇泉州府東南海墘的漁村，歷代祖先佇遐掠魚過日，生活自在，毋過，自從嘉靖年間，大明海禁轉嚴，宣布「寸板不得落海」了後，漁民淒慘

落魄，阮漁村就成做散赤的拋荒地矣。我的老爸一代雖罔有學種田，毋過收成實在傷歹，山濟田少，一四界是乞食，所致到阮這代，為著三頓，濟濟人只好離開故鄉，違背官府，冒險落海討食。我自少年綴安海鄭一官的商船隊佇東洋倭南洋的海路漂浪，出入日本平戶、長崎倭南洋巴達維亞的商館之間，嘛時常來到大員做生理。經過這十幾年，一官倭福建官廳、泉州、漳州、福州的海防衙門關係愈來愈好，所致伊嘛已經會使自由出入佇彼範圍的沿海做買賣——總講一句，這一大片的海路已經是伊的天下矣。有一暫，安海倭浯嶼¹⁴之間的海灣，不時擠滿滿攏是伊一官的帆船。

成做一个生理人，若心內有刺tshak，我tō真細膩，特別是我昨暝閣去夢著較早佇南洋倭紅毛的船相戰的畫面，我tō感覺真歹吉兆。我夢見青色的大海予血染紅，阿佇甲板頂，紅毛共刀khùe佇我的額頸仔。

彼个Lamey人Rutok bat倭我鬥陣佇一官的船頂做代誌，我攏叫伊阿兔。我會記彼時伊的小船予大湧損反去，阮的船拄好經過，共救起來，伊才加入阮的。三冬前，自從我離開一官（唉，he是不得已的，因為我拄好佇伊手下王貴的船頂，拄著伊反背一官的代誌，路尾，王貴予一官滅去，我嘛只好離開）了後，tō留佇遮，貿番仔社的買賣；阿兔有時會鬥相工我倭番社的tsih接；我提布料、米、鹽倭銼鍋去番仔社換鹿皮倭鹿肉乾，共鹿皮倭鹿肉乾交大員的紅毛商館換銀兩，閣提銀兩共一官慫船隊的人買閣較濟的布料、米、鹽倭銼鍋轉來——你看，代誌tō是遮爾簡單，逐个人攏是我生理的好兄弟。

落一暝的雨，我按算趁天色猶袂光tō出門。我吩咐慫兄弟仔擔竹擔綴我行，慫換穿漢人的衫，頭戴瓜笠，包頭巾，免得予人認出來。阿兔的小弟大班

14 浯嶼，即金門。

鴿袂曉講阮的話，我愛伊假做啞口。我乾焦是生理人，當然袂戇甲共全部的代誌講出來。若講人佻人之間為著金錢權力相刦的代誌，我的瞭解phīng誰都較清楚。紅毛的船、日本人的船、一官的船攏有火槍佻大砲，時常佇彼條海路相搶相拍；晉前，日本人的平戶櫻丸佇澎湖靠礁，阮嘛是靠勢人濟共您的船貨搶過來家己的船的；佇這個時代，這並毋是特別的代誌。紅毛去攻打Lamey小島嘛是全款。佇您紅毛出征的晉前幾日，您的牧師bat來Takau歇一暝，我聽講，您一路攏底探聽Lamey的詳細情形，目的tō是為著欲消滅您。彼个紅毛牧師叫做幼尼司，我較早佇大員做買賣生理的時bat看過伊的人。伊來Takau的時阮有見面，我共講，我無啥知影Lamey，我乾焦知影，逐年的這個時陣，您有一个節日，佇彼工逐个人攏會咁酒咁甲醉茫茫，您若欲問，愛問放索社的人，因為放索佇Lamey對面的海邊，您有時仔會坐船過去佻Lamey的人冤家相刦，對遐較清楚。我共牧師講這，無為著啥物，乾焦為著我有通順順仔做生理。我知影，牧師是您紅毛的頭人之一，共伊講這對我完全無敗害。

我聽講，Lamey的查某人佻因仔是予您掠去佇新港社做奴kán。阮拍算一路向北行，先到大員探聽消息，才閣去新港社。日頭一直無出來，天色穉穉，雲貼真低，阮經過桌山的塔加里揚社彼箍圍的時，西北雨tō tshiàng落來矣，阮只好歇佇竹抱跋匿雨。Lamey的人懸閻勇，我毋敢惹，毋過我認為，若佻新港社的人比起來，您並毋是巧人。實在講，紅毛放刁欲共Lamey社消滅，若顧慮家己的生命，我是無應該答應阿兔您兄弟的，毋過，這tō是一字情嘛。做生理袂使攏無講情，做人嘛全款。我路尾猶是答應您，是因為另外閣有一个消息：聽講紅毛尾手欲共Lamey島的全部椰子樹佻別項種作攏總貿人，按呢，我若透過阿兔先瞭解Lamey，我的機會tō phīng人較濟啊。Lamey的Rutok共我講過，彼

个島有規山坑的椰子樹，閣有田地會使種稻——我共算，若用一年200至300籮紅毛錢¹⁵的代價共買起來做，應當賢會著，閣不止仔有利純咧——

有利純的代誌當然是著的代誌敢毋是？

「阿兔，我知影Lamey佢這片的番社攏無交情，為啥物？為啥物逐社攏欲拍恁？」我用您的話問您。

桌山予雨雲崁牢咧，陷佇白霧裡。

阿兔無講話，伊的小弟大斑鴿代替伊回答：「因為您無膽，阮大頭目Tu-koo-lu講，您驚您的頭予阮割去，才會tshūa紅毛來對付阮。」

「阿紅毛無代無誌哪會欲劄恁？」

伊的目神小可歹，毋過您講袂出話。

我想，您世人嘛無法度bat的，毋過，我位紅毛牧師幼尼司的喙裡減采已經有瞭解。紅毛招來佇大員佢北港彼籮圍種田拍獵的漢人愈來愈濟，he攏是紅毛的利純，阿漢人侵佔番社的田佢獵場，會不時受番社威脅，需要紅毛保護；另外，大員籮圍的眾番社拄歸順紅毛，您紅毛定著想欲藉這擺對付Lamey的決心來對眾番社展威風——我看紅毛tō是按呢才欲拍您的。您晉前對付麻豆社嘛是全款的理由。嘿，我長年佇一官的船隊底走跳，這款代誌怎樣瞞我會過？我是生理人，我知影一切，毋過，我才袂戇甲共這一切講出來咧。

「細膩！蛇！」大斑鴿喝一聲，手伸過來，共我額頸仔邊的一隻大青竹絲掠咧。

我的心肝tiuh一下，彼隻大青竹絲的頭尖尖，喙開開有二枝尖牙，本底尾仔佇空中直直sut，路尾予大斑鴿掙一下規身軀khiù起來，無三二下手，tō予活

15 紅毛錢幣單位Real。

活掙死。大斑鴿共伊擲佇土跤。

「多謝！你救我一命。」

大雨沃佇彼尾蛇的屍體，我ná看，心肝穎仔猶閣底hiàⁿ。前一暝做的夢閣浮現佇我的頭殼。

我雄雄感覺無應當tshūaⁿ恁兄弟仔冒險。

我講：「阿兔，以我佇海上所聽著的，紅毛人一向手路粗殘，我看，咱猶是莫去大員矣啦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莫閣躊躇矣啦，我看，恁兄弟仔先匿一暫……」

「這無可能！」大斑鴿對我大聲講：「你無看過恁是按怎共阮Lamey的人燒死佇山洞的。閣再講，我一定欲共Salom救出來。」

「大斑鴿，你毋免大聲。我共你講，恁紅毛佇南洋的馬尼拉batⁿ割死二萬個漢人，火燒馬尼拉。這擺共恁小小的Lamey消滅無啥物稀奇！」

「你講啥物小小的Lamey？」大斑鴿受氣啊，手夯起來，共我sakⁿ倒佇土跤。

哼！所致我講，無效啦，恁Lamey，番tōⁿ是番，講袂tshunⁿ車，若欲赴死，我tōⁿ tshūaⁿ恁來赴死好啦！

雨小停的時阮閣一擺起程，我因為跋一倒，規身軀痠疼，行袂緊，行到大員的時已經是黃昏。佇紅毛起的熱蘭遮城外，有足濟隻紅毛的甲板船恰三四隻一官的大帆船歇佇港岸。阮行入漢人滯的彼條街仔款貨，提白銀共我的老朋友顏標買寡米、鹽、布料、幾khaⁿ銼鍋閣有一寡胭脂，囿入阿兔恁兄弟仔擔的竹擔。顏標的厝裡有一个空房，我按算好欲佇遐過一暝。這是我做生理的習

慣，毋管按怎，我毋行盈暗路。顏標掠恁二个兄弟仔金金相，面色青疑。

「阿恁二个是誰？」

「我的親tsiáⁿ啦，兄弟仔拄位泉州過海來討食。我按算先予恁佇我遮鬥相工。」

「喔，原來是按呢。嘛好啦，你捷捷愛佇Takau 遐佝南月的番社相tsih接，加二个跤手鬥陣嘛較安心啦……」顏標的目神青疑原在，伊壓低聲繼落講：「總是，南月的番閣較歹，你愛細膩。」

「我知啦！」

閣落一暝的雨，隔工，是無風無搖的大好天，欲去新港社的路裡親像籠sng底hip，hip甲我規身軀汗。一路我看大斑鴿bih喙，目神歹甲干那欲著火，我tō緊張起來。我愈來愈後悔我所做的代誌。我確實無應當答應恁。我直直底考慮，萬一若予新港社的人看出來，毋nā以後生理免做，性命恐驚嘛有危險——時到規去tō講我是予恁威脅，我才只好用計共恁siáⁿ來遮的——按呢想雖罔予我加較定著矣，毋過，心頭猶是刺tshák，我看，猶是會有生死的相殺佇我面前發生。我愈來愈無佝意這款代誌。有時我會回想過去佇海上冒險流血的生活，毋管按怎講，留佇大員、Takau做生理，長年來看，雖罔利頭無遐懸，總是較平靜。閣再講，我這暫捷捷有想欲tshūa一个家後的拍算，實在無應當為著十擔烏魚賣命……

行到新港社的村外，我共恁兄弟講，為著恁的安全，我愛先入去村裡探路，我吩咐恁佇路邊的茄冬樹跤等我，繼落，我tō共其中一擔竹擔擔入村。才一踏入去，恁社裡的大大細細tō倚來矣。佇買賣的當中，我真緊tō探聽出Lamey的人傘關的所在；結果，我才當欲揣機會出去共阿兔恁兄弟講，新港社的頭人

Lika tō出現矣。我佮伊早tō熟似。我送伊一包鹽，共伊探聽Lamey的代誌。伊共我講，Lamey的人猶袂刳了咧，過一暫，紅毛閣會去拍恁。伊壓低聲講：「另外，恁閣表示，這擺欲共彼个殺人兇手掠著。」

「啥物殺人兇手？」

「Tō是有一擺共恁二个紅毛船員佇Lamey刳死的兇手，我已經位一二个查某人遐問出來是誰，嘛共紅毛講矣。紅毛講，若鬥掠著伊的人，會有重賞。」

「哦？若按呢，伊是誰？我嘛會使鬥揣呢！」

「是一个叫做Tapanga的。」

「哦，Tapanga！」

「按怎？敢講你bat？」

我嗽一聲，用特別慎重的目神看伊……

我，Rutok

我的小弟大斑鴿無法度諒解我，我知影。

佇村外等一下仔，我tō共大斑鴿講，彼个叫做李發的漢人袂閣轉來矣。代先的時伊毋信，毋過我叫伊共另外一个竹擔囡咧，佮我做伙去匿佇路對面遠遠的樹林觀察——代誌tō成實親像我所講的：李發無閣轉來矣；顛倒是彼个名叫做Lika的，tshūa一群十幾個新港人，提刀佮矛位恁的村裡出來，來到阮晉前囡竹擔的樹跤。恁揣一勁¹⁶揣無阮，才只好表情失望離開。

我，Rutok，這個字表面的意思是野兔，佇船頂的時，恁攏叫我阿兔。因

16 一勁，tsit-khùn。

為一个意外，我離開Lamey，幾落年了後，我探聽著一个消息講，我的牽手Uma猶閣底等我，所致我決心轉去。按怎嘛想袂到，才無外久，紅毛tō聯合大員彼月的番社攻打阮。

幾落年了後，我離開Lamey閣轉來，原本tō是想欲共我所看著的一切共Lamey人講的，我認為乾焦匿佇小島嘛毋是辦法，愛佻外面的世界講話，愛予gâu掠魚、gâu泔水、gâu拍獵的Lamey成做南洋水路舞台的甲必丹¹⁷；毋過您毋聽，乾焦認為我是食著外面世界的毒蟲，愛膨風，頭殼歹去，抑是認為我的靈魂已經佇海上出賣去——當然毋是按呢。彼幾年的流浪予我看過世面，予我知影紅毛的底蒂，甚至我已經位一寡紅毛船員的喙裡聽過您的神。Tō算廷姨Vare無佻意我，大頭目無佻意我，我猶是知影紅毛的性地。您有砲有槍，阮的刀佻矛猶毋是您的對手。我共大頭目講過，至少佇表面，愛趁早佻大員的紅毛tsih接講和，袂使乾焦靠喟力，愛靠頭殼，若無，tō愛煩惱族人的性命。大頭目聽袂落，伊當眾人的面共我侮辱，問我父母生子我的肩胛頭，是毋是予我仿見佇啥物所在？Vare嘛講，我是紅毛的神派來欲háⁿ人的。即馬來看，大頭目已經死去，Vare嘛予人掠去，Lamey已經tshun一堆著欲化去的火hu。我感覺真悲哀，

「為著您的安全設想——」tō是李發的這句話予我看破伊的較手的，我所瞭解，伊佻您漢人攏毋是先替人設想的人，尤其是佇您共這句話講出喙的時——毋過我並無共伊的白賊拆破，是為著會使恬恬看辦勢，等候時機出現。

大斑鴿直直講欲入去新港揣人，我共阻擋。因為新港人濟，閣有漢人佻紅毛，我講，若是Lika知影阮佇附近，定著會防甲真密底等阮——若雄雄闖入去，定著是赴死爾。當然，大斑鴿初初袂聽我的話，一直到我共我的全部

17 甲必丹，語自captain，即船長、首領之意。

計畫講出來才准煞。我共伊講，為著Lamey相戰袂使乾焦靠喟力，愛靠頭殼。我共伊講：「咱愛互相配合，若無，你看袂著你的Salom，我嘛見袂著我的Uma。」

阮蹺去附近的山崙仔匿幾若工，日時歇暈，利用盈暗的時間過去村邊暗仔調查。阮聽著哭聲，知影Lamey的查某人佢囡仔拿關佇啥物所在，毋過，四箍輪轉攏有人底顧，機會bái揣。您的哭聲真淒慘，我知影其中有我的牽手Uma的哭聲，見若想著，我的心肝tō揪做一球。阮直直等候機會，直到某一个盈暗，出獵前的柴火點著，我tō知影阮的時機到位矣。彼个暗暝，新港人攏去佇彼个hiàⁿ火的大埕，查甫查某相交替，蹺圓箍仔跳舞唱歌，一輪箍過一輪。佇最尾後的時陣，您的大頭目Lika倚出來，手一伸，逐个人tō跪落，伊家已嘛跪落。繼落，伊共矛夯懸，開始大聲祈禱：「阮佇天頂的爸上帝Alid，你是唯一、永遠、創造神地的神，感謝你賜予阮嬌閣有喟力的身軀，會使予阮行入樹林上深的所在拍獵，請你共路裡的魔鬼毒蛇趕走，嘛共刺仔佢敵人掃開，感謝你用耶穌的血洗淨阮的罪，嘛請你賜予阮濟濟的鹿仔予阮食會飽，予阮大大開喙來呵啫你！阮欲逐工呵啫你！阿門！」了後，逐个新港人tō大聲喝喊起來。

Lika當然想袂到，隔工透早，當您出門拍獵的時，我佢大斑鴿tō將伊佇田裡做sit的牽手佢查某团掠來阮的手裡，共您綁佇一个iap-thiap烏暗的土空內。阮守佇山崙仔頂，一直守到您拍獵的隊伍倒轉來。日頭落山晉前，樹影拖甲長長，我家已一个人行入新港村，來到Lika的面前。

我用新港話共伊問好。

我講：「你的牽手佢查某团攏佇我的手裡。」

伊假定著，開喙講：「哼！咱佇長崎見過面，我掠準你是漢人。」

「我佢你全款毋是漢人。我是Lamey。」

「哦！Lamey！」伊的表情驚嚇起來。伊講：「你想欲按怎？」

我講：「我較早佢一官的船頂學會曉真濟物件，包括漢人的話、紅毛的話佢你的上帝。因為你做的代誌，我早tō會使共你的牽手剖死，毋過我無按呢做。你愛知影，我的爸爸怨死佢Lamey的山洞，死佢你佢紅毛的手頭。我問你，你的上帝敢允准恁剖人？」

我知影我的尻脊駢後定著有一群人夯矛共我圍押咧，毋過Lika對恁使日尾，怨毋敢有動作。

Lika無應我的話，伊講：「橫直，我的牽手佢佢？你緊講！若無你會無命。」

我講：「有人底等我。月娘peh上樹根晉前，我若無轉去彼个所在，你的牽手佢查某团攏會死。」

Lika受氣啊，抽刀khù佢我的領頸。伊講：「你免閣弄我。到底愛啥？你直講。」

「共所有的Lamey放出來！」

「無可能。你聽斟酌，恁若攏總放出來，無外久，會隨予阮的人jiok著、剖死。Lamey的查甫人乾焦tshun恁一、二个，你莫袂記。我會使接受的條件是放一个人出來換我的牽手佢查某团轉來，若無，tō是你佢我的牽手做伙死。你放心，恁Lamey的查甫已經tshun無几个矣，恁嘛無法度保護恁，毋過我Lika會使。我講會到做會到，阮新港人將會保護恁性命的安全。最尾後，我袂將今仔日的代誌共紅毛講。我若講，恁會閣去攻打恁；我若無講，恁會使恬恬過恁的日子。我是Lika，我講會到做會到。Tō是一个人，你共名予我，逐个攏袂死，

若無，時到你佢我的牽手、查某团攏愛死。願上帝原諒我。」

Lika確實是一個雄腳數，我踏第一步入來tō知影矣，我算來算去，手頭的喙力乾焦按呢，無法度討閣較濟矣。我躊躇一陣，只好開喙講：「我欲愛二個人，Uma佢Salom，你共您放出來，按呢，我tō共你的牽手佢查某团還你……」

「Salom？你是講恁頭目的查某团Salom？」

「是。Salom，佢Uma。」

「真可惜，Salom無佇遮。伊二工前予人娶去大員矣！」

「誰娶去的？」

「一个紅毛兵。」

月娘peh上樹根的時，我佢Uma二個人鑽入山林上深的所在。大斑鴿無法度諒解我，我知影。伊講，若早二工動作，伊tō會使共Salom救出來矣；tō因為我的無膽，害伊的Salom予紅毛娶去。伊悽慘仔喝一聲，一個人走位海邊的方向去。「大斑鴿！」我共叫，伊毋越頭。佇山林內，佇夜蟲的叫聲之中，Lamey查某人的哭聲遠遠位阮的尻脊餅傳來，Uma嘛ná走ná哭。我共伊講：「莫哭！有一日，咱會閣轉來tshūa您。」

阮peh上山坪邊的一粒大石頭。想袂到天遐爾清，遠遠的山下，月光掖佇平原佢海水，看著是遐爾恬靜。閣較過去，佇猴山後壁的方向，海水盡尾的地平線頂懸，我看見Lamey的暗影浮佇遐，親像一隻歇喘的海翁，遐爾仔溫柔閣稀微，tō干那一个真歹接近的美夢。毋知是按怎，我看咧看咧，家已嘛強欲哭出聲。

講著咱的祖先啊，實在是好漢，衆番無塊比，誰通相爭啊！

我干那閣聽著Vare佇過節的日子唱歌的聲——毋過毋是，he毋是Vare的聲，he是我的身軀邊Uma的聲。伊行倚來，共我攬咧，用溫純的目睷看我，閣款款仔共伊的喙tsim佇我的喙。「欲按怎？我閣想著我的爸爸佻媽媽。我閣想著阮一家口仔佇Lamey的日子，我坐佇金色的珊瑚礁石頂懸，看您手牽手佇青色的海湧裡行……」伊的面貼佇我的面，我感覺喙phúe澹澹，我知影，伊閣開始底流目屎。

我講：「Uma，莫哭！妳莫哭！總是有一日，咱會閣來tshūa您轉去。」

毋過才無外久，我的面tō攏是伊的目屎矣。我想著大斑鴿佻Salom，想著逐个親人，想起Lamey的一切，心肝tō絞ân-ân。Uma的目屎ná來ná濟，查查仔，嘛共我的目箍浸澹去……

(煞)